

## 歷史與空間

■ 張桂輝

# 又到中秋賞月時

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快到了，忽然想起歡度中秋的一個重要環節——賞月。據史料記載，民間中秋賞月活動，始於魏晉時期，盛於唐宋。傳說，嫦娥被逢蒙所逼，無奈之下，吃了西王母賜給丈夫后羿的兩粒不死之藥後飛到了月宮。這天，恰值八月十五，其夫后羿和百姓，思念心切，便是在夜賞月、吃月餅，祈盼她早日歸來。

中秋賞月的習俗，所以世代相傳，得益於文化名人不經意間的「助推」。比如，杜甫。乾元二年（759）九月，安祿山、史思明從范陽引兵南下，攻陷汴州，西進洛陽，山東、河南都處於戰亂之中。史稱「安史之亂」。當時，杜甫的幾個弟弟正分散在這一帶，由於戰事阻隔，音信不通，引起他強烈的憂慮和思念。是年秋，身在秦州的杜甫，創作了《月夜憶舍弟》一詩：「戍鼓斷人行，秋邊一雁聲。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。有弟皆分散，無家問死生。寄書長不避，況乃未休兵。」

無疑，《月夜憶舍弟》是杜甫當時思想感情的真實記錄。其中，「月是故鄉明」一句，表達了杜甫對幾個「失聯」兄弟的思念之情。以往，兄弟同在故鄉，不說朝夕相處，也是經常聯繫。如今，兄弟因戰亂而離散，生死不明，牽腸掛肚。這首詩，反映了顛沛流離的杜甫，在異鄉的戍鼓和孤雁聲中觀賞秋夜之月，倍加思念生死不明的兄弟，以及痛惜國家山河破碎的心情。

千百年來，一句「月是故鄉明」，成了人們中秋佳節思念故鄉的「共同心願」。於是，在中秋這個傳統佳節期間，除了吃月餅，還得要賞月。《長安玩月詩序》載：「秋之於時，後夏先冬；八月於秋，季始孟終；十五之夜，又月之中。稽於天道，則寒暑均，取於月數，則蟾魄圓。」也就是說，八月十五在秋季八月中間，故曰：「中秋」。有唐以來，以中秋賞月為主題的詩不少。唐代詩人王建，《和元郎中從八月十二至十五夜玩月五首》中寫道：「月似圓來色漸凝，玉盆盛水欲侵侵。夜深盡放家人睡，直到天明不炷燈。」徐凝的詩云：「皎皎秋月八月圓，嫦娥端正桂枝鮮；一年無似如今夜，十二峰前看不眠。」明清以後，每逢中秋，一輪圓月東升時，人們便在家庭院裡、樓台上，擺出月餅、柚子、石榴、芋頭、核

桃、花生、西瓜等果品，邊賞月，邊暢談，待到皓月當空，分而食之，甜甜美美，其樂融融。

故鄉，通常指個人出生的地方。65年前，我出生在福建莆田，但我賞月的「歷史」比我的年齡短多了。莆田地多田少，因「盛產地瓜」，而被人戲稱「地瓜當糧草」。其實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許多人常常連地瓜都吃不飽、沒得吃。我上小學時，不止一次是餓着肚子去學校的。在故鄉，民間自做的月餅好像吃過，但卻不曾賞過月。可想而知，在吃了上頓沒下頓，家徒四壁還漏風的生存環境下，誰有那個心情和雅興去賞月？正因此，後來才學家移民閩北山區。既是為了響應政府號召，也是為了改變生存環境。那時閩北，交通不便、田多人少，吃飽肚子基本沒有問題。

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」同樣道理，食不果腹，度日如年，包括文人墨客在內，怕也未必有心思賞月呀。我少年時代，平時也好，過節也罷，最期盼的不是「好玩的」，而是「好吃的」。賞月也一樣。記憶中，直到成家立業、日子殷實之後，這才萌生了賞月的興趣。而賞月真正成為一種「習慣」，是步入中年階段才養成的。每逢中秋，賞月是必不可少的「程式」之一。皓月當空，遐思泉湧。李白的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、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蘇軾的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」等詩句就會在耳邊回響，往年過中秋一些難忘細節，就會在眼前再現。

比如，六年前女婿小吳有位學生在呼和浩特發展，事業有成、家庭美滿，三番五次邀請我們過去觀光做客。盛情難卻，2012年中秋國慶連在一起，與今年一樣有八天長假。我和老伴便隨女兒女婿，從廈門直飛呼和浩特。先前了解，在呼市，東河廣場、如意廣場、敕勒川公園等，都是賞月的理想之地。可是，因為中秋晚宴，耗費較長時間，加上人生地不熟，我們飯後便直接回到了賓館。呼和浩特市，不是一般的平原，而是地勢比較平坦的高原。雖然市區海拔1,040米，好在晴空萬里，且我們所住的客房，樓層較高，視野開闊，我便在一個靠東的窗戶前，透過玻璃，一心賞月。給我留下最大的印象是：因為呼市離天「比較



■賞月是歡度中秋的一個重要環節。資料圖片

近」，所以月亮顯得「比較大」。

又如，去年在廬山，陪岳父岳母過中秋。酒香菜美，食慾大增。酒足飯飽後，似醉非醉的我，獨自一人，迫不及待到樓下小坪上準備賞月。廬山柏樹路，農業銀行宿舍，屋後（東面）便是海拔1,200米的「大月山」。受其遮擋，月亮遲遲升不起來。俗話說，心急吃不了熱豆腐。我愈是心急，月亮升得愈慢。當一輪明月從大月山的樹梢上緩緩「亮相」時，我發現，廬山的天幕，如一塊洗得乾乾淨淨、熨得平平整整的巨幅藍布，月亮在群星的拱衛下，點綴在藍色天幕上，笑瞇瞇、喜滋滋把銀色光芒慷慨地灑向人間。

宿舍正前方，是位於牯牛嶺脊背間、倚靠東西兩谷高處的「月照松林」。廬山·沐月——是十大賞月勝地之一。這裡盤岩懸露，縱橫疊置，嶙峋怪異，周邊一帶，全是挺拔的松樹，松濤洶湧，翠影婆娑，宛如整裝待發的天兵；石壁上，維新四公子之一、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所題的「虎守松門」、「松濤虎嘯」等石刻，平添了幾分神秘色彩。這是我當年在廬山工作時，留下的印象。柏樹路與「月照松林」中間只隔着「東谷」，距離不過三四里，但我們畢竟過了「浪漫」的年齡，所以，只在原地放飛思緒，為在那裡賞月的情侶們祝福。

中秋，明月高照，萬家團圓。家與國，不分割。成龍先生在《國家》中唱道：「一玉口中國，一瓦頂成家。都說國很大，其實一個家。一心裝滿國，一手撈起家。家是最小國，國是千萬家……」而《說句心裡話》、《兵臨》等不同歌曲中，都有句相同的歌詞：「有國才有家。」都說，家是心靈的港灣。軍人出身的我感悟，只有堅固的國防、富強的國家、和諧的社會，城鄉居民，才有安穩的家，才會心情愉悅。心情好了，無論在哪裡過中秋，都一樣的美好；生活好了，不管在何處賞月，都一樣的開心。反之，假如戰火紛飛、親人流離失所，縱然杜甫再世，怕也不會覺得「故鄉」與「他鄉」之月，有什麼明顯區別，或者更大更圓更亮的。

## 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# 王鼎鈞說胡適

年前，武漢古遠清問我有沒有看過王鼎鈞的《文學江湖》。我搖搖頭，意即沒有什麼興趣。台灣作家中，不甚喜此人，作品麻麻噉也，古說有書可以寄贈。聞言不可推卻。不久，即收到寄書，放在一旁，也沒時間看。武林有江湖，文林當然有江湖；「江湖」一詞，幾已用濫了。日前執書，翻出這個「江湖」，一看之下，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文況，居然歷歷在眼前。長了不少見識。

不過，總嫌王鼎鈞行文遮遮掩掩，不夠痛快。如釋「文學江湖」：

「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，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，取名《文學紅塵》。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，就放棄了。紅塵是今日的觀照，江湖是當日的情景，依我個人感受，文學在江湖之中。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，缺少典雅高貴，沒有名山象牙塔，處處身不由己，而且危機四伏，我每次讀到杜甫的『水深江湖闊，無使蛟龍得』，至今猶有餘悸。」

如此釋題，令我看得不過癮。檢閱正文的「江湖」，也是扭擰得令人不

舒服。如他寫胡適：

「胡先生的『忍』功了得，以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地位、以他竟能排除眾聲喧嘩的誘惑，抵抗新聞記者的挖掘。」

上世紀五十年代了，胡適不再談「新文學」有何出奇？所謂「眾聲喧嘩的誘惑」，如何「誘惑」了？其後他說：

「回想起來，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，不遺餘力，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。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，那時候，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，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。」

王鼎鈞這思想、這邏輯很奇怪，胡適「從未這樣說過」，有什麼出奇？難道他真的不懂乎？是不是一定要他開腔表白？不表白，就表示他「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」？

要知道，那是一九五零年代，時局不同了，政治環境不同了，胡適思想不再是停留在五四時代了，王鼎鈞竟如此「要求」他，莫名其妙。

最可笑的是，胡適在一次演講中，談到內地「改造作家」，丁玲「跪」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，胡適「『跪』字吐音很重，聲音也拉長，同時兩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，表情很悲愴。」胡適舉此例，只是表明「尊嚴」這問題，可是王鼎鈞卻說：「當時我也想到，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樁，舉此一例說明人沒有尊嚴，他也太輕視勞動服務了……」如此風馬牛，如此指胡適「太輕視勞動」，簡直是胡說。我想，他對文革時的作家尊嚴問題可有什麼看法？

他寫回憶錄，是「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」，「說出來就解脫了」，「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，我向讀者大眾告解」，後文卻說：「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」，如何「忘記」？白紙黑字印了出來，如何「忘記」？他真的「忘記」了？胡說八道。

## 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# 孩子們，粵語只得「粗口」麼？

每種語言，不免有粗鄙成分，可廣東話「粗鄙詞」之多、形容之到內，可謂：

佢認咗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

即指廣東話在這個範疇上無出其右，獨領風騷。然而，這絕非粵語「真正」的價值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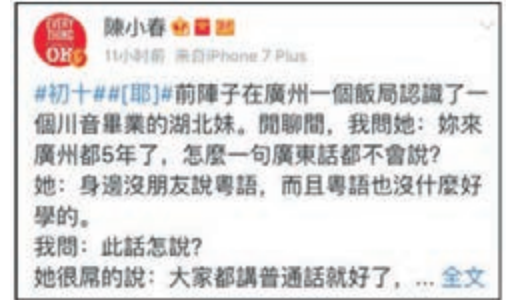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，香港中文大學有本地生就「港獨」問題與內地生「爭奪」民主牆。上一任學生會會長周堅峰在衝突中「爆粗」（說廣東話粗口），且不停的高呼「支那」這個對中國人而言的「冒犯詞」。在該事件上，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有好幾項：宣揚了危害國家統一的「港獨」主義；冒犯了國家和內地同胞；破壞了具代表性的學生領袖的形象；樹立了一個負面的大學生榜樣。就他不斷喝斥對峙者須跟他說廣東話的環節上，筆者感受到這位年輕人正「捍衛」着粵語在香港的地位。很可惜，他從中「慘雜」了廣東話粗口，不禁令人聯想到粵語只是一種粗鄙的語言，變相用了「踐踏」粵語的方式去「捍衛」粵語。有一首香港早年的電視劇主題曲，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，內裡有八個字，正好套用於那些「同道中人」在粵語上的破壞：

這邊廂，我們一點一滴的「努力興建」（人）；那邊廂，你們粗口爛舌的「盡情破壞」（魔）。孩子們，請撫心自問：

粵語只得「粗口」麼？

近年，不時聽到人家，尤其那些自認「撈粵語」的人，說「粵語博大精深」這個話語。究竟，他們對「粵語」有多認識呢？中國文化源遠流長，「漢語」無論在個人、家庭、國家方面都提供了不可勝數的名言精句。說到四書五經等「傳統智慧」，其闊、深、高，中外傳頌。那「粵語」呢？「粵語」中的諺語、俗語、歇後語，除蘊涵着一些相類思想，也積存了不少另類的做人處事道理，可稱之為「民間智慧」，實可作「傳統智慧」的補充。

大家近期有否發覺網上出現了不少藝人、財經/地產分析員、律師、時事評論員、食評家等應與粵文化「唔喇耕」（沾不上邊）的人士「忽然文采」——對粵語的淵源和語料的解構滔滔不絕，令人深感錯愕。以下是近幾年在手機上瘋傳的一個「撈粵語」信息的部分內容：前陣子在廣州一個飯局認識了一個川音畢業的湖北妹。閒聊間，我問她：妳來廣州都5年了，怎麼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？



她：身邊沒朋友說粵語，而且粵語也沒什麼好學的。我問：此話怎說？

她說：大家都講普通話就好了，……

以上截圖是藝人陳小春年初於微博的貼文，藉以呼籲港人保衛廣東話。兩者內容明顯來自同一來源（應為「老作」（杜撰）），竟獲一家被認定頗具公信力的報社在資料未經核實下「同佢癲埋一份」（作跟進式的深度報道）。可此舉瞞得過普羅大眾卻瞞不了行家，正所謂：

行家一交手，就知有沒有。

然而，筆者可告訴大家，還有些更嚴重的——為博取點擊量，不少人，尤其年輕人，不惜譁眾取寵，在網上不斷發放以粵語粗口為主要元素的視頻，與前述那個大學生對粵語的「搞破壞」同出一轍。以下是一些在YouTube上擺明車馬講粵語粗口的視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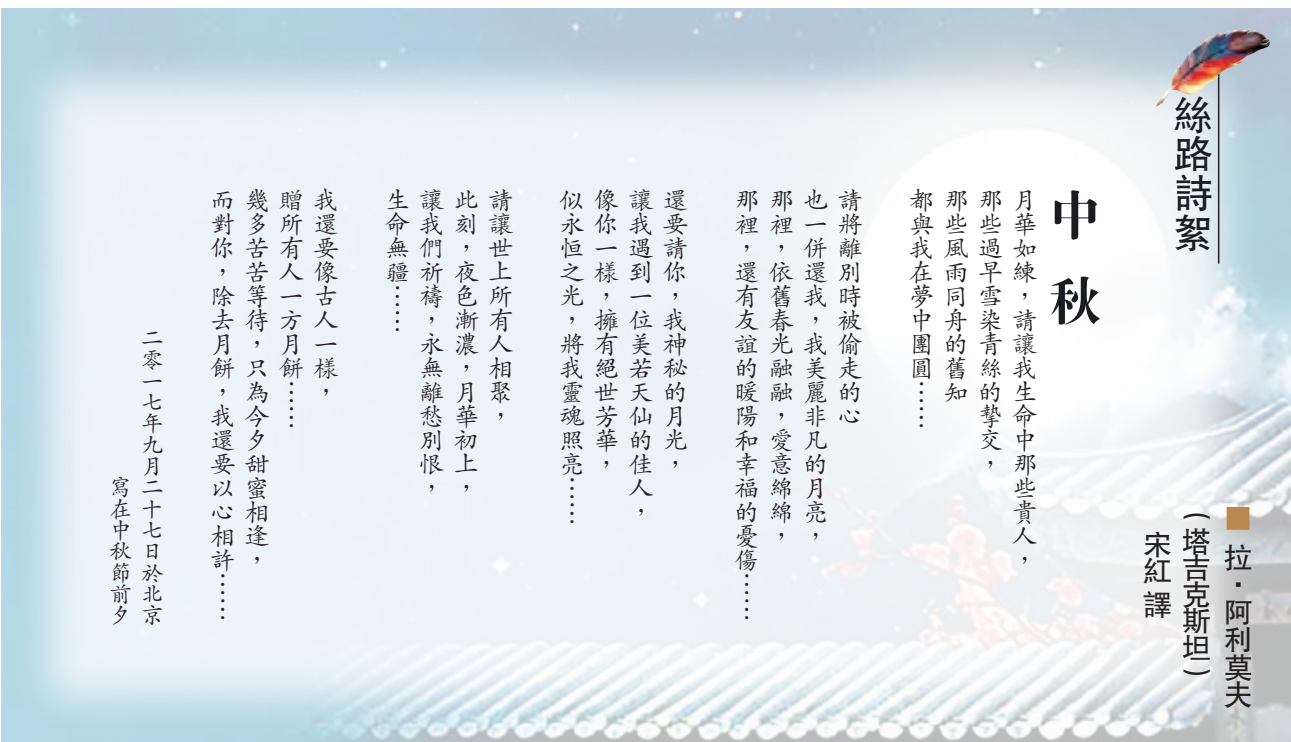


這類「粵語粗口視頻」點擊量動輒幾十萬至幾百萬，其「殺傷力」不容忽視。綜觀而言，人們如果對粵語多些探究，當會找到其「真正」價值所在，那就會懂得怎樣好好去保護它了。

部分時下青年「撈粵語」的用意單純——覺得說廣東話就是代表香港，說普通話就是代表內地。基本上，他們認定「香港不是中國」（不屬於中國），內地正「入侵」香港，所以不時標榜自己是「本土」，主張「本土優先」，久而久之就有了「港獨」的傾向；如何改變這種錯誤的意識形態，成了特區政府今後亟待處理的課題。

- 「撈」讀「參加」的「參」，而非「滲」。
- 「粗口爛舌」是廣東成語，相當於「粗言穢語」，「舌」這裡讀「舌3-6」。
- 「唔喇耕」由「唔拉闊」（不「拉」上「闊」係）音轉而成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<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>



## 來鴻

# 月圓如畫，月缺是詩

■ 翁秀美

桂子飄香染中秋。其時，明月當頭，萬民同樂。

這輪永遠一塵不染、象徵着祥和美滿的圓月，有雅致的別名，有美麗的傳說。當月掛中天，清輝普降，說不出的柔和淡雅，溫婉宜人。這一刻，它盛人眼淚，寄人祈願，伴人歡笑，亦解人相思，是世人情感寄託與安放載體，也成為文學文本中不可或缺的藝術意象。

清代學者朱象賢《聞件偶錄》中說到蘇州的上方山東臨時湖，湖中有一座寶帶橋，橫貫南北。寶帶橋有五十三個橋洞，當明月升起，月光映水，正對着橋洞，一洞一個月亮，五十三個月亮連成一串，景象壯觀，被稱作「串月」。每當農曆八月十八日，月光明亮之時，人們都登山觀月，叫做「看串月」。

八月十五，這清幽的冰輪之下，萬家團聚，歡聲笑語，便是人生所有順心暢意之事皆在今夕也。有一個謎語的謎面為：十六成親（打一成語），這其中，十五圓稱「望」，十六便是過了「望」，因此十六扣「過望」，成親便是大喜。謎底為大喜過望。

月圓花好之時，也有人對月長嘆，吐出幽思心緒。明衛泳在《聞賞·中秋》裡寫有：銀蟾皎潔，玉露淒清，四顧人寰，萬里一碧。攜一二良朋，

鬥酒淋漓，彩毫縱橫，仰問嫦娥：「悔偷靈藥否？」安得青鸞一隻，跨之憑虛遠遊，直八萬頃琉璃中也。月圓之時，是不應有恨的，但孤獨總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，無處不在，面對圓滿之月，這種感覺或許更甚。便是蘇東坡，也有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」之歎，但到底跳脫開來，曠達地表示：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人間萬事，繁華時，也即是消歇之時。月，亦是如此。該缺之時便缺，該圓之時便圓，月圓之後，漸減清光，漸漸如鉤。如草木的榮枯，如花朵的開落，如人生的跌宕，如生死的輪迴，周而復始，永不止歇，無有盡時。「古人不見今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」，「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」，當年的問月者，數月者，今已不在；如今的望月者，賞月者，又有多少古典情懷？月亮，依舊在天上，落一地月光，世界清淨無語，彷彿在提醒人們，月圓過後，也便是平常之日月了。中秋之月，一年僅一回，都道月圓最珍貴，月缺乃尋常，卻不知人生多少尋常事，終究伴在月缺時。

《說文解字》釋月為：「月，缺也。太陽之精，象形。」就是說：月，虧缺。太陰的精華。象形。

甲骨文與金文中的月字，描摹的都

是一輪缺月的形狀。雖有變化，但終究是缺多圓少。半圓的月叫做「弦月」，從外形上來說，半圓的月像弓和弦，圓的一半像弓，直的一半像弓弦。每月的陰曆初七初八，月亮缺上半，叫做上弦月；到了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月亮缺了下半，叫做下弦月。白居易「可憐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珍珠月似弓」就是描寫上弦月的清秀模樣。豐子愷的畫作《人散後，一鉤新月天如水》，聚散一瞬間，惟有情無限。更是清幽平淡，意境極美，意味深長。

農曆初二晚，與朋友們樓上聚會，華燈初上，遠山含黛，木瓜樹掛了果，楊桃樹開着花。在木瓜枝頭，深青色天幕之上，一彎新月，靜觀人間，如新芽一葉，恰女子新眉，散發出恬淡的寧靜與喜悅。遠處說笑聲不斷，對此月，此際，耳邊似乎聽到久遠的黃梅清韻：夜靜猶聞人笑語，到底人間歡樂多。我問天上彎彎月，誰能好過我牛郎哥……

月缺時，未能有滿把清光華華，即便是月色一線，也能暖了人間。缺月漸圓，圓月又缺，永恒不變的變化，令人心醉。張愛玲曾說：月圓如畫，月缺是詩。如此，請珍惜月圓，珍愛月缺，讓這美好的圓圓缺缺，為我們的平常日子，注入空靈渺遠的畫意詩情。